溫州經籍志

溫州經籍志卷二

瑞安　孫詒讓　編

經部

書類

宋

何氏逢原書解 經義考八十一

佚 經義考八十一

案何氏書解經義考與分水何逢原尚書通旨分別著錄 通旨在八十四卷 然梅谿後集二十九何提刑墓誌及舊府縣志並未載惟湯氏永嘉志稾藝文錄據經義考補錄今亦存之以備攷

陳氏鵬飛陳博士書解

三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二 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七 宋史藝文志一 焦竑國史經籍志二 授經圖書四 經義考八十

佚經義考 八十

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七引中興藝文志紹興時太學始建陳鵬飛爲博士發明理學爲陳博士書解

直齋書錄解題二陳博士書解三十卷禮部郎中永嘉陳鵬飛少南撰秦檜子熺嘗從之遊在禮部時熺爲侍郎文書不應令鵬飛輒批還之熺浸不平鵬飛說書崇政殿因論春秋母以子貴言公羊說非是檜怒謫惠州以歿今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序於文侯之命其言驪山之禍申侯啟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己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償怨鄭桓公友死於難而武公復娶於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恥難矣嗚呼其得罪於檜者豈一端而已哉

葉適陳少南墓誌銘少南自爲布衣以經術文辭名當世教學諸生數百人其於經不爲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覆詳至

而趨於深厚今世所刊曰詩書傳者是也水心文集十三

時瀾尙書解序書說之行於世無慮數十家其中顯著者不過河南程氏眉山蘇氏與夫陳氏少南林氏少穎張氏子韶而已然程氏溫而邃蘇氏奇而當陳氏簡而明林氏博而贍張氏該而華皆近世學者之所酷嗜

案陳郎中鵬飛萬厤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所著書解元董鼎書傳輯錄纂注引之

鄭氏伯熊敷文鄭氏書說

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十一經義考八十一十

存李調元函海刊本錢儀吉經苑刊本遜學齋藏舊鈔本

陳亮序余聞諸張橫渠曰尙書最難看葢經義考八十一無此字據龍川集十四補難得胸臆如此之大若祇解文義則不難自孔安國以下爲之解者殆百餘家

隨文釋義人有取焉凡帝王之所以綱理世變者蓋未知其何如也永嘉鄭公景望與其徒讀書之餘因爲之說其亦異乎諸儒之說矣至其胸臆之大則公之所自知與明目者之所能知而余則姑與從事乎科舉者誦之而已龍川集十四經義考八十今所見舊鈔本吳省蘭藝海珠塵本李調元函海本書說並無此序

雲谷胡氏序書自孔子刊定所存僅百篇帝王之軌範悉備不幸火於秦傳注於漢而堯舜禹湯文武傳授之奧旨與夫臯益伊傅周召警戒之微機雖老師宿儒皓首窮經枝辭蔓說汗牛充棟曾不能髣髴其萬一而世無所考證至於今千有餘歲矣心本同然理不終泯自伊洛諸先生力尋墜緒遠紹正學而數文鄭公得其傳焉探聖賢之心於千載之上識孔子之意於百篇之中雖不章解句釋而抽關啟鑰發其精微之蘊深切極至要皆諸儒議論之所未及亦可謂深於書者歟學者於此優游玩味之則思過半矣嘉定癸未四月經義考八十舊鈔本藝海珠塵本無此序函海本

則改竄數字易題李調元序尤爲謬妄今據經義考正之

四庫全書總目十一　鄭敷文書說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鄭伯熊撰伯熊字景望永嘉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累官吏部郎兼太子侍讀國子司業宗正少卿以直龍圖閣出知寧國府卒謚文肅其詩文有景望集今已不傳此乃所作尚書講義皆摘其大端而論之凡二十九條每條各標題其目浙江通志稱伯熊邃於經術紹興末伊洛之學稍息伯熊復出而振起之劉壎隱居通義亦謂伯熊明見天理篤信固守言與行應案此劉壎引葉適溫州新修學記語蓋永嘉之學自周行己倡於前伯熊承於後呂祖謙陳傅良葉適等皆奉以爲宗是書雖爲科舉而作而尚不汨於俗學惟誤信書序謂眞孔子所作故於太甲序則以爲體常盡變存正明權得春秋之法於泰誓序則以爲經稱十三年者誤當依序作十一年於洪範序則以爲所稱勝殷殺紂亦誅獨夫紂之義皆未免牽合舊文失於考證

然其大端醇正如釋作服汝明則發明服以象德之義釋傚擾天紀則推言天人相應之機大禹謨言謙受益滿招損仲虺之誥言好問則裕自用則小皆能反覆推詳以明其說於經世立教之義亦頗多闡發有足採焉

朱子語類七十九黃義剛問鄭敷文所論甫刑之意是否曰便是他門都不去考那贖刑如古之金作贖刑只是刑之輕者又曰但是他其中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有許多好說話不可不知案書說呂刑篇云古者重刑無贖到穆王好巡幸無財用遂造贖法五刑皆有贖聖人存此篇所以記法之變然其間亦多好語有不輕於用刑底意先儒論流宥五刑謂刑之重者金作贖刑謂刑之輕者又曰重刑不可贖金贖者鞭朴二輕刑耳是朱子此論乃取鄭說而申述其意然語頗隱晦反類駁雜故錄書說原文俾相證明焉

案鄭文肅公伯熊萬歷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所著書說凡二十六條提要作二十九條誤以

書傳輯錄纂注所引永嘉鄭氏說校之悉合今所見舊鈔本及李氏刊本書耑並題宋鄭朴撰誤也其書綜論大義推闡最爲明暢閒亦糾正儒先舊詁如釋皋陶謨三就三居則駁正鄭康成王肅及僞孔傳說釋允征傲擾天紀則駁正蘇軾書傳說是也至其據大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謂經稱十三年當依序文作十一年并引史記以證之又謂一月壬辰者葢武王伐紂之時已不用商正其說並精塙　四庫提要譏其誤信書序謂眞孔子所作爲失於考證然今所傳古文尙書雖東晉人僞作而百篇之序則西漢時古文今文兩家皆有之本無可疑提要爲紀文達昀所纂文達力攻古文復旁及書序故其言如是非篤論也

又案萬厤溫州府志載文肅官秩云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乞

外以龍圖閣知寧國府卒龍圖閣上尊直字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並同凌迪知萬姓通譜二百七則云歷黃巖尉婺州司戶隆興初召試正字除太常博士出爲福建提舉魏王府司馬除吏部郎兼太子侍讀陳騤中興館閣錄七著作佐郎鄭伯熊乾道二年六月除四年六月爲吏部員外郎是文書除吏部郎之前又有著作佐郎之拜又宋元學案三十二云魏王府司馬自劾去改江西提刑奉祠起知婺州入爲吏部郎亦較統譜爲詳宗正少卿以直龍圖閣知寧國府文肅知寧國府後移知建寧府卒見宋元學案又文肅嘗爲國子丞見浪語集五送鄭景望赴國子丞詩序並不云直敷文閣然朱子語類載黃義剛問已稱鄭敷文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四亦云鄭敷文大儒也名伯熊此書今所傳鈔刻各本卷端亦並題敷文鄭氏書說豈文肅卒後追贈之官乎宋制諸閣有學士有直學士有待制有直閣或文肅卒後贈敷文閣待制也

王氏十朋尚書解陳第世善堂藏書目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經義考八十二、國史經籍志二作王龜齡書解

佚經義考八十一注曰未見

汪應辰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公有尙書春秋論語孟子講義皆指授學者未成書也汪文定集二十二梅溪集附錄

案梅溪王忠文公十朋宋史三百八十萬厤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道光樂清縣志名臣傳並有傳汪玉山作墓誌載忠文有尙書講義尙未成書而不云有書解疑即忠文卒後門人以尙書講義編定改名也其書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有鈔本則是書明時尙存然流傳頗少故何文淵作梅谿集後序云少時讀王先生注釋輯五瑞昭德之致於異姓之邦諸篇而知先生之學邃於經宣德庚戌出守溫郡求之得先生文集而缺注釋經傳之言盍何氏僅據他書所引之語亦未見其全書也

薛氏季宣書古文訓萬厤溫州府志十七作書古文訓義

十六卷千頃堂書目一宋史藝文志補四庫全書總目十三

存通志堂經解本

昔者子夏學書見於孔子子曰商也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彈琴瑟歌詠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慨喟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闚其門而不入其中覩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塡塡正立而已矣是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者書之大

義舉矣夫子於商之書謂之表所以語罔謂之義自以塡然正立一時

三語若不相侔然則帝王之書其不可識矣君子察於三者而後可以

言書今夫天之昭明地之博厚而人之靈於萬物匹夫匹婦無不固已

知之至於風霆雨露之迭興海岳山河之流峙所以知之葢鮮喜怒哀

樂出乎爾者其靜其作則或自知之不暇不察乎近孰明乎遠不得乎

身何以論古之人是故以書學書書而已遺書學書非書矣不以不遺

末足與於書之旨以而遺之從之不可或庶幾乎書之大義云爾子言

之也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

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敬焉

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

成文者其惟洪範乎堯舜之命受於人湯武之命受於天不讀詩書易

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語之不切見諸

言外斯言之辨可以觀於民齋汲語集三十無此字虞夏商周之書矣走之於書學焉不如子夏觀焉何敢望同世無孔子則將何所取正述而藏之以待能者其汲語集作則庶平以書觀書者矣隸古定書最古孔氏文義多本伏生之説唐明皇帝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詔文多踳駮古文是訓不勞乎是正之也書序出於孔子旨自有在詮次百篇之後將以歸於古學好古之僻走何辭焉昔孔子學琴操而得文王之形季子聞樂音而知其國之政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序篇端論以讀書之法永嘉薛季宣

莊述祖校薛氏書古文訓古文序述祖欲以古文籀篆參校五經困於吏事不克就尚書自衛包陳鄂改後尤多俗字薛季宣古文訓自謂隸古定書以攷郭忠恕汗簡夏竦古文四聲韻不盡合且隸古轉寫失眞亦頗補綴古文最晚出本也晁公武謂呂大防得古文尚書本於宋次

道王仲至家不識郜此本否隸古定書釋文刪改略盡惟梓材疋云斁古塗字爲梅賾本書而書古文訓込說文作斁郭夏集尙書古文斁無塗讀古文四聲韻引籒篇塗作斁在模韻是諸家所謂古文尙書非隸古矣隸古已不可得見又何論漆書況孔壁舊簡漢時諸老先生難言之今屢經俗儒所戛定猶沿其名曰古文視之科斗書則以爲大怪亦習而不察耳古文學久廢師失其讀後進穿鑿日以茲謬薛氏以古改隸非以隸讀古要好事者所爲然古文賴是而僅存正昌黎所謂得其據依可講者閒襍小篆羼以俗文今校去其舛駮字畫偏旁不失六書之義以拾殘補埶備小學一家則余區區慕古之心所庶幾萬一也從兄子經饒精籀篆古文適余雒陽遂屬成是編并寫定以臧諸家塾云珍藝宧文鈔五

四庫全書總目十三書古文訓十六卷內府藏本宋薛季宣撰季宣字士龍號艮齋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之子紹興二十九年年甫十七郎從荆

南帥辟寫機宜文字調鄂州武昌令以王炎薦改知常熟縣入爲大理寺主簿進大理寺正知湖州乾道元年遷知常州未上卒然宋人多稱爲薛常州未之詳也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是編所載經文皆以古文奇字書之案孔壁蝌蚪古文漢時已佚無人見其書蹟後漢書杜林傳稱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云云此言漆書古文之始又儒林傳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作解云云今賈馬鄭之注俱不傳然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稱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隋書經籍志亦稱杜氏所傳與賈馬鄭三家所注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然則當時所謂古文已非今本五十八篇之全矣郭忠恕作汗簡所引有古尚書玉海載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刻版沈括夢溪筆談稱宋太宗得古本尚書改雲夢土作乂爲雲土夢作乂均

不言所自晁公武讀書志稱古文尚書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核陸氏釋文雖有小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見制字之本云云亦不言宋王之本何來考顏師古匡謬正俗引古文尚書戮作翏暫作斲則唐初卽有此書又冊府元龜載天寶三載詔曰先生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奧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譌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尚書應是古體文字竝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之書府云云是宋王二氏所傳宋太宗所得卽郭忠恕所見本忠恕所見卽唐內府本也然隋志稱晉世祕書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是唐初古尚書已亡元宗時何以仍在祕府惟魏江式論書表中稱所撰古今文字四十篇采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等書似其時河北尚有傳本然經典

釋文敘錄稱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文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是式所據者卽出此元宗祕府所藏正是本耳陸德明已先辨之何宋人又紛紛崇尚乎季宣此本又以古文筆畫改爲今體詒讓謹案東晉古文尚書孔安國序自偁隸古定陸德明釋爲隸寫古文唐宋時所傳古文雖又非僞孔本然顏師古諸人所引古文並爲隸體足證其非篆書民原此本一沿舊本別無更定此謂其改古文爲今體非也奇形怪態不可辨識較篆書之本尤爲駭俗其訓義亦無甚發明朱子語錄謂其惟於地名上用功頗中其病故雖宋人舊帙今亦無取焉

通志堂經解目錄書古文訓十六卷宋永嘉薛季宣士龍撰純以古字寫之何焯曰焦氏家藏宋本今歸東海

朱子語類七十八薛士龍書解其學問多於地名上着功夫　薛士龍說震澤下有三江入海疑它曾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

陳傅良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薛公行狀公有書古文訓若干卷詩性情說若干卷春秋經解若干卷旨要一卷中庸大學說各一卷論語小學若干卷其經說不並依先儒止齋文集五十一

黄震慈谿黃氏日鈔五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近世燭湖孫季和主薛常州士龍之說謂常州考以地理羿拒太康據其都太康不知所終仲康乃之洛地自立今拱州太康縣是也仲康既在五弟之數徯于洛汭不在舊邦不爲羿所立明矣是太康失邦自在河北仲康別立自在河南仲康沒而相繼之羿使其子澆侵相於河南相遷于帝丘後竟滅之相后方身逃歸有仍生少康夏乃中興此說與經文距於河五弟御其母以從之說合

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宅嵎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曰大爲民荼毒也

惠棟九經古義三尙書中如方鳩僝功方施象刑方告無辜漢儒皆引作㫄薛宣古文方字皆作匚案惠書舉薛氏名皆誤單作宣武成惟一月壬辰㫄死魄

張霸僞武城云惟一月壬辰㫄死霸說文曰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䨣聲周書哉生霸㮚案今薛宣古文魄作帀帀古䨣字未詳

案夏竦古文四聲韻五入聲二十二陌帀字注古尙書丁度集韻十入聲十九鐸帀月始生三日又二十陌霸月始生古作帀葢皆本隸古武成也惟說文三干部帀字注云不順也从干下凵帀之也竝非古文䨣字惠說誤

段玉裁古文尙書撰異序自唐至今有集古篆繕寫之尙書號壁中本經典釋文敘錄曰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葢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按此則自唐

以前久有此僞書盇集說文字林魏石經及一切離奇之字爲之傳至郭忠恕作古文尚書釋文徐楚金賈昌朝夏竦丁度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宋公序朱元晦蔡仲默王伯厚皆見之公武刻石於蜀薛季宣取爲書古文訓此書僞中之僞不足深辨今或以爲此卽僞孔序所謂隸古者亦非也　一堯典曰若稽古蔡氏沈云曰粵通古文作粵云古文者謂宋時宋次道王仲至家古文尚書晁公武刻石蜀中薛季宣據之爲書古文訓者也宋人多誤認此爲壁中眞本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困學紀聞曰晁景迂云古文定作正開元誤作定玉裁按晁氏所謂古文卽宋次道王仲至家之古文尚書薛氏季宣書古文訓作正是也此竊史記正字耳衞賈馬鄭本自作定

阮元尚書注疏校勘記序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校古文尚書上之宋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

季宣據以作訓然後大顯今按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此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晁氏又云以古文尚書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八九其爲贋本無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

案艮齋書古文訓所載經文出于東晉僞古文既行以後四庫提要及段氏尚書撰異阮氏尚書校勘記論之詳矣然此本雖晚出尚在天寶以前未經衞包刊改（阮氏疑爲郭忠恕僞作其說不塙）故書正字轉藉此存其一二即以堯典一篇覈之曰若稽古曰作粤與李善文選東都賦注所引合曰放勳勳作勛與說文歺部殂

字注引勦乃姐合允恭克讓讓作攘與漢書藝文志合平秩東作秩作豑與說文豊部注合以殷仲春仲作中與史記五帝本紀合平秩南訛訛作僞與漢書王莽傳及影宋本經典釋文周官音義合寅餞納日餞作淺與集韵二十蟹引馬融讀合鳥獸氄毛氄毛作毴毴與說文毛部毴字注合共工方鳩僝功鳩作逑僝作孱與說文辵部逑字注合象恭滔天恭作龔與漢書王尊傳合蕩蕩懷山襄陵懷作褱與漢書地理志合有能俾乂乂作嬖與說文辟部嬖字注合明明揚側陋揚作敭側作仄與文選宋書恩倖傳論注合若此之類並根據奧博或尚魏晉舊文之僅存者未必盡出於掇拾倘得振奇好古之士博稽精覈存其雅正芟其詭異勒成一書不猶瑜于誦衞包陳鄂諸人展轉改竄之本乎

又案此書通志堂所刊本何氏焯謂出于宋本其第一卷失第四葉所缺經文二十三字遂不可攷其他字形舛誤往往彼此互異良由隸寫古文筆畫奇詭既非寫官所能摹復非淺儒所能校非以說文古籀及羣書援引壁經逸字互相讎覈不能復隸古之舊也至段氏撰異于堯典宅嵎夷下曰按徐楚金說文繫傳云古文尚書夷作鐵（案見說文繫傳十八山部嵎字注）此所云古文尚書者葢卽後來郭忠恕所定遞傳至宋次道王仲至呂微仲晁公武薛季宣者也從各書鈔撮而成此條誤認今文爲古文不足深辨云云今檢此書作峓嵎𡰥（凡此本夷字並作𡰥）繫傳所舉與此不同當別有所出段謂卽此本誤矣

又案永嘉諸儒其學問淵奧莫如艮齋書訓纂括舊詁推闡大義不屑屑于章句至偶涉攷證則援据郅爲該博如釋益稷之

嵞山援許叔重說謂卽會稽許說見說文屾部嵞字注釋甘誓之傚僇謂傚因奴也卽男子入于罪隸此周官司厲文注亦引書爲說鄭釋梓材之嫡婦引小爾雅訓嫡爲妾婦之賤者見小爾雅廣義原文作屬與今文書同此依隸古經文改也僞孔傳亦同此說孔疏未引小爾雅爲證以別于上之敬寡釋無逸之祖甲宗鄭康成說以祖甲爲武丁子帝舊說以祖甲爲太甲之非此今文尚書說見漢書韋玄成傳本疏引王肅說太平御覽八十一引帝王世紀及僞孔傳並同若此諸條並精塙不刊至於艮齋生平精究輿地之學所著地理叢考九州圖志今並不傳其訓尚書凡涉地學無不剖析詳覈禹貢山川尤所致意雖以三江爲婁江東江松江沿庾鄘之謬說此酈道元水經注二十八引庾仲初揚都賦說蔡氏書集傳因之揚都賦誤書爲吳都賦蔡傳亦不能正也艮齋謂蔡山在雅州嚴道縣盭班鄭之塙詁此歐陽忞輿地廣記成都府路州下說鄭注援漢書地理志以蔡蒙爲一山蒐摭既多踳駮不免然自此以外則大都精審厥後蔡仲默作書集傳所

釋地理大半沿襲薛訓罕有刊易朱子雖譏其多于地名上著功夫而所作學校貢舉私議臚列諸儒經說其尙書十家薛氏居其一則未嘗不心折是書矣

又案經義考八十一有艮齋定齋二先生書說三十卷朱子按艮齋者薛氏季宣定齋者謝氏諤不知何人合刻（謝諤新喻人見周必大平園續藁二十八謝公神道碑）據此是艮齋此書宋時又有合謝氏書解刻之者然今未見傳本（經義考八十一又有薈要集永嘉先生尚書精意九卷所謂永嘉先生者不知何人附識於此）

宋氏晉之禹貢講義

一卷（攻媿集一百九）

佚

一攻媿集一百九

佚

陳氏傅良書鈔國史經籍志二

佚經義考八十一注曰未見

案止齋陳文節公傅良宋史儒林傳四萬厤溫州府志理學傳

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戴氏溪書說經義考八十三

佚經義考八十三

案岷隱書說據宋史本傳蓋亦嘉定初應景獻太子命所作

陳氏梅叟書說書傳輯錄纂注一國史經籍志二經義考八十四

佚經義考八十四

萬厤溫州府志十宋進士淳熙甲辰衛涇榜陳梅叟永嘉人黃倖有尙

書說

案董氏書傳輯錄纂注卷首列引用書名有陳氏梅叟書說

戴氏蒙書說經義考八十二

佚經義考八十二

案經義考九十四別有戴蒙禹貢辯一卷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無卷數佚與陳潛室禹貢辯書名卷數悉同而通志府縣志並不載宋以來書目亦未見箸錄疑涉陳書而誤載今不據補入

陳氏埴禹貢辯

一卷經義考九十四。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無卷數

佚經義考九十四注曰未見

案潛室陳先生埴朱子弟子萬厤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所箸禹貢辯今無傳本惟

木鐘集有論禹貢數條云以禹貢九州之次攷禹治水次第豈其道里之使然耶要必有說　問冀爲帝都自帝都而左旋北而東東而南南而西西而北口永嘉志空格作此紀事之法非施功次第　荅禹貢既分天下爲九州又分爲五服莫是分州爲貢賦設建服爲諸侯朝見設　問古以封建治天下分州以爲經分服以爲緯每州爲二百一十國有方伯連帥以統之此其經也至其朝也則不論州而論服若各隨道里遠近爲疏數之限因四方而分四時此其緯也經緯之分錯所以相持而法難壞　荅禹貢賦法如何　問九等賦法不是槩以此取民只是將諸州所管之賦比較其高下如此猶今日某路管幾賦一般若是各以一等取民則一州之廣其田豈無肥瘠如何一律輸賦便有不均之患　荅今錄於此以見其概

洪範解

一卷經義考九十六。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無卷數

佚經義考九十六

書說

二卷朱子晦菴續集三

佚

案經義考及舊府縣志虞載禹貢辯及洪範解而不載書說攷晦菴續集三荅蔡仲默書云陳器之書說二卷今漫附去是其書朱子嘗見之也今据補入所謂二卷者或即禹貢辯洪範解兩書合爲一帙耳

戴氏存書傳八十三經義考

佚八十二經義考

戴氏侗 尚書家說 經義考八十三

佚 經義考八十三

孔氏夢斗 尚書本義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孔通判夢斗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有傳

繆氏主一 書說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經義考八十四元史藝文志一萬厤溫州府志十七作尚書通考

佚 經義考八十四

元

陳氏至 書傳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陳氏剛 禹貢手鈔

一卷 經義考九十四

佚

洪範手鈔

一卷 經義考九十六

佚 經義考九十六

宋潛齋陳先生剛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平陽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劉氏 清 尚書古義 萬厤溫州府志十七

佚

蔡璞東甌詩集七劉淸字惟寅永嘉人安節先生裔孫

千頃堂書目二 中庸章句詳說下 劉淸永嘉人明初隱居不仕

明

鄭氏 麒 璧經要略 經義考八十八

佚經義考八十八

案鮑郎中麒爲麻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宦業傳並有傳

張氏孚敬金縢辯疑

一卷經義考九十七。千頃堂書目二無卷數

佚經義考九十七注曰未見

案羅山張文忠公孚敬明史一百九十六目標張璁雍正浙江通志名臣傳爲麻溫州府志宦業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蔡氏瓚書經會源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作會元誤此依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一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八卷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一

佚

案蔡訓導瓚乾隆溫州府志循吏傳乾隆平陽縣志孝友傳並有傳

蔡氏立身刪補書經注經義考九十
佚經義考九十注曰未見
案蔡知州立身訓導瓚子乾隆溫州府志循吏傳乾隆平陽縣志宦業傳並有傳
葉氏耿尚書翼訓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葉處士耿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國朝
朱氏世杲書經集解九卷嘉慶瑞安縣志九
未見

嘉慶瑞安縣志七朱世杲鴻瞻父廩生贈宣平訓導九書經集解九卷

國朝朱世杲撰禹貢圖歌已梓

周起辛宣平司訓默齋朱公墓誌銘先生諱鴻瞻姓朱氏世居瑞安之

山腰里二十世祖析居北郭東河曾祖文學瑞川公祖華巖公生先生

父東澄公爲郡文學翹楚有隱德以長繼伯祖華嶽公後生先生

案乾隆溫州府志十九別載禹貢集解注瑞安朱杲東昇箸通

志及瑞安志並無之蒜郎朱世杲書已梓之禹貢圖歌修志誤

複載耳

葉氏廷瑞尙書總義跋乾隆永嘉縣志二十

佚

孫氏希旦尙書顧命解

一卷嘉慶瑞安縣志九

存

此篇注疏及蔡氏集傳之說多所未安希旦少嘗讀而疑焉蓋二十年于茲矣近因亭林顧氏之說取經文反覆而推究焉乃若頗有以得其義於是徧考經解諸家之說則見其與注疏蔡傳初無以異惟薛氏吳氏於受同之說則希旦所自幸以爲得之者而二家已先言之焉至於他文尚沿舊義爰以鄙見竊爲疏解以俟後之君子其中文義易曉及蔡傳之所已得者則不復出云卷端小引

某校禮記集解畢復求先生說經之書於其家得尚書顧命解一卷顧命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又受黃朱圭幣之獻宋眉山蘇氏疑焉謂使周公在必不爲此晁公武曰蘇氏之說又本於蘇氏覺覺仕元祐時而石林葉氏曰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召公權一時之宜正君臣之分禮之變非禮之失也止齋陳氏亦以爲召公畢公皆盛德大老豈不知禮蓋見周公以

叔父之親擁戴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公之忠誠則王室幾搖故於康王之立特爲非常之禮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曉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意遠矣東萊呂氏同此說蘇氏之論主於守經而不知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天子之禮又與諸侯不同未可援喪服行冠禮及春秋諸侯之禮推之也葉陳呂氏之說出於達權是又不免以後世功利之見求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未必其果有合也且成康之世固周家太平極盛時也又曷爲有不得已而創此非常之禮哉朱子以爲易世授受國之大事當嚴其禮此誠千古不易之論矣其言王侯以國爲家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喪也則猶未盡卽乎天理人心之安者也康侯胡氏又云是時成王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於是成服而宅憂不知天子七日而殯既殯而成服自乙丑至癸酉凡九日殯已三日矣而猶未成服豈有

是哉此皆求其說不得而強爲之辭者也亭林顧氏直謂其中有脫簡詳見日知錄先生讀而疑之又取經文反覆而推究焉而其說加備至於疏解它文補正舊說所未盡者皆由參考禮經得之而益知先生三禮之學通之諸經而無弗協也刻禮記集解成遂以此附卷於後以廣其傳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刊正補輯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至哉言乎余刻是解故又備述宋儒之說於此以俟學者審焉同治戊辰三月族子某謹跋仲父止庵

先生

跋

案敬軒孫編修希旦嘉慶瑞安縣志儒林傳有傳顧命解據艮齋薛氏書古文訓草廬吳氏書纂言說定受同爲禮祼之儀而廣其義云孔傳謂受同以祭於是後之說者皆以受同爲祭先王夫喪中固無祭若以爲告祭則亦必有祝以接神又必有告

神之辭而此皆無之蓋此爲成王傳顧命於康王而非有所告
於成王也何祭之有士昏禮父親醮子而命之蓋醮之者所以
禮之也父將以大事命其子必先有以禮之親迎且然況傳之
天下乎故大保之同所以爲成王禮康王者也大保爲成王禮
康王猶士昏禮奠菜老醴婦于房中之義也其說根據禮經耶
爲明堉惟疑吉服傳命釋冕反喪於禮未合故從亭林顧氏說
見日知錄二謂書文有脫簡自狄設黼扆綴衣以下當屬之康王之
誥爲明年正月康王卽位朝諸侯之事則後學所不能無疑者
班固白虎通義爵篇云王者旣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
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尙書
曰王再拜興對乃受同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
可有二君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同稱王以接諸

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卽位改元元以名年年以紀事君統事見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知踰年卽位改元也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卽位亦知天子踰年卽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卽事天地諸侯改元卽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尙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

以上虎通義文其釋此書爲卽繼體之位于義最精蓋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於旣殯之後一日卽行傳命授位之禮王制天子七日而殯鄭康成注

由禮謂大人以上皆以死之明日數今成王以乙丑崩由丙寅數至癸酉適得八日故書疏引鄭書注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此經狄設黼扆綴衣即蒙上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故知爲殯後一日以正大統而杜覬覦其儀節恭觀逾年即位稍爲疏略春秋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公羊穀梁皆謂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定公時雖權臣執命而二傳於此無貶詞亦可證柩在殯可行即位之禮矣漢藝文志載尙書脫簡止有酒誥餘篇未聞至於此經之義求之古訓本無違悟亦不必定爲脫簡而後可通亭林命世大儒編修禮學亦爲吾鄉之冠然知者千慮不無一失故輒陳評論竊附康成讚辨二鄭之義焉近儒陽湖惲敬大雲山房文稾初集二有顧命辨云顧氏曰未沒喪不稱君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卒哭而祔今書曰諸侯出廟門俟是既祔之後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書曰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是既葬之後也敬按公羊傳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未葬稱子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故諸侯于封內三年稱子天子亦然雖然顧之

命者布之天下傳之後世者也卽位之首爾子以臨可乎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定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是踰年未葬稱公也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葬景王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是已葬未踰年稱王也是故卽位不書子則顧命不得不稱王逆子釗稱子麻冕黼裳稱王皆禮也孔子曰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且古者寢與廟有同稱焉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是也廟門之說何疑于旣祔乎蘇氏曰諸侯蓋以問疾至者顧氏以為不然是矣雖然王綴之內非會葬諸侯遂無諸侯之至者乎其至者皆頌于二伯者也諸侯之說何疑于旣葬乎抑葬祔之說顧氏為踰年卽位諡也而子經有不可通者作諡而葬葬而祔禮也成王三十七年四月崩葬當在十一月葬則舉諡而曰新陟王何歟惲氏此辨規駁亭林脫簡之說最精確故附錄之於此

詩類

宋

陳氏鵬飛陳氏詩解

二十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二直齋書錄解題二玉海二十八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經義考一

五百

未見經義考一百五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二陳氏詩解二十卷右皇朝陳少南撰直齋書錄解題二詩解二十卷陳鵬飛撰不解商魯二頌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深塢先生不以爲然予謂先生是說蓋亦取尊君抑臣之義有爲言之也

案陳氏詩解錢謙益絳雲樓書目補遺有之此據舊鈔本絳雲樓書目粵東伍氏刻本無是補遺國朝初時尚有傳本今則不復可得矣

薛氏季宣詩性情說艮齋浪語集二十七

佚經義考一百七

反古詩說自序紹興己卯冬走初本之詩序泚廣序越四歲癸未解官自東鄂始因其說而次第之名之反古詩說或者尤之曰詩古無說今予盡掊先儒之說而自爲之說員古之遺說乎抑亦未能脫於胷臆之

私乎曰固也古之無詩說也三百五篇之義詩序備矣由七十子之徒沒經教汨於異端齊魯毛韓家自爲說凱風之義自孟軻氏已失其傳由軻而來於今又二（經義考一百七載作已）一千祀矣今之說而謂之古宜未免乎胷臆之私人之性情古猶今也可以今不如古乎求之於心本之於序是猶古之道也先儒於此何加焉弃序而槩之先儒宜今之不如古也反古之說於是以戾然則反古之道又何疑焉莊姜之詩不云乎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志同也志同而事一則古今一道爾天命之謂性庸有二理哉是則反古詩說未爲戾已記有之曰人莫不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已而蔽於物則古之性情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孰能（經義考作能）通信能復性之初得心之正豁蔽以明物因詩以求序則反古之說其殆庶幾乎（艮齋潓語集三十）

又書詩性情說後走述詩反古說州人項頤用中不吾與曰子今人也

爲古詩傳安知古之不如今也而以反古爲說不亦虛乎走初不入其語久而思之曰月中之言正中吾過夫人者中和之萃性情之所鍾也遂古方來其道一而已矣修其性見其情振古如斯何反古之云說項規吾過不亦宜乎更以性情名篇而書其後曰情生於性性本乎天凡人之情樂得其欲六情之發是皆原於天性者也先王有禮樂仁義養之於內慶賞刑威節之於外君子各得其性小人各得其欲於是時也君臣吁謨廟堂尊德樂道其民養老慈幼含哺鼓腹雅頌之作不過寫心戒勸告厥成功而已後王滅德而後怨慕興焉於書虞之敕天元首夏之五子之歌於詩豳頌雅南皆是物也言之不足至於形容歌詠有不可以單淺求者此二南之風爲先王之高旨上失其道監謗既設道路以目雅風世變觸物見志往往託之鳥獸草木蟲魚是非盛世之風有爲爲之也其發乎情止乎禮義吟詠以諷怨慕之道存焉仲尼參諸

風雅之開以性情存焉爾危行言孫將以順適其性而用之利遵五諫以諷爲上茲其理也周士賦詩見意騷人遠取諸物漢之樂府託閨情以語君臣之際流風餘俗猶有存者詩家之說變風變雅一諸雅正先王之風意怨誹爲性情指斥言爲禮義近求諸內自有不能堪其事者遠又不能參諸楚騷樂府之意其何性情之得而又奚以上通古人之志用情正性古猶今也然則反古之說未若性情之近也曰性情說古人其含諸艮齋浪語集二十七

困學紀聞三太史公云周道缺而關雎作薛士龍曰關雎作刺之說是賦其詩者

案艮齋說詩初爲廣序紹興癸未重易稾改名反古詩說後又改爲詩性情說浪語集所載敘跋自述甚明經義考一百七載反古詩說注云一名詩性情說且塵錄反古詩說敘而書詩性

情說後一篇竟未采入疑朱氏所見浪語集或非完本故於改名之故未能憭也反古詩說據自敘蓋專宗小序以訂正異說反古之名固不虛耳項氏疑之殆亦爲攻擊小序之論者乎麟

溫州府志十隆興癸未進士項頤永嘉人監大軍倉

陳氏傳良毛詩解詁曹叔遠止齋文集敘作詩訓義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作詩傳世善堂藏書目錄上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並作毛詩解今從止齋文集附錄蔡幼學行狀

二十卷經義考一百七

佚經義考一百七

四朝聞見錄甲止齋陳氏傳良字君舉永嘉人考亭視爲畏友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

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荅以公近與陸子靜闕辨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云一與門人爲舉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辨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世建安袁氏申儒爲公門人序其傳末

蔡幼學資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公有毛氏詩解詁二十卷周禮說三卷春秋後傳十五卷左氏章指三十卷平生篤於學易嘗爲之說而未及就止齋文集附錄

朱子語類八十一問器遠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　君舉詩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汀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卻有意思

陳埴木鍾集六止齋謂檜亡爲東周之始曹亡爲春秋之終乃以爲聖

人係曹檜之詩於國風之末卽其思周道思治之語爲傷無王無伯之驗愚謂周之東遷豈專關於一檜之亡而春秋之終豈專係於一曹之亡止齋之言是歟非歟（案以上問）

詩序出於漢儒不可憑據春秋傷無伯之說亦是說者之談聖人作春秋決不解主張伯道以詩序證春秋自是船上繫帆但止齋之言意謂當無王無霸之時唯小國滅亡最先故小國思患最切是以聖人繫詩作春秋每於小國觀世變非謂由此二國致禍也

困學紀聞三止齋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鄶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葢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浸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鄶然君子以爲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豳終

案止齋文集三十八荅張端士第二書云毛氏詩傳渙汨有年

久欲爲發明之因附巳見其下且以補呂塾之缺自今夏落筆近緣過客廢矣未期其成就也有暇見過略觀綱目爲佳可見止齋治詩恪守毛故不爲新說與葉氏四朝聞見錄所述可互證又弟二書云某病軀日衰弱漸漸了得春秋一書更侵彻結裹詩傳弟四書云某近復苦泄瀉今幸稍愈以年例論之如此浸久是結裹之證也萬事巳置勿論惟春秋後傳垂成尙欠删潤不免病中勉强詩說盡豳風雅頌亦未落筆此書又看天命如何耳據曹叔遠序止齋文集云未脫稾有詩訓義則與張書疑卽止齋卒年之作所謂風雅頌尙未落筆者後未知竟何如也止齋詩解明時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尙載有鈔本今則不可復得矣宋代說詩宗序傳者自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范處義詩補傳外厪得止齋此書乃呂范兩書今皆尙有傳本而

解詁竟歸散佚古訓不明不重可惜哉

又案止齋文集三十八荅朱元晦弟二書云某衰惰之跡幾自絕口門廡明正德本誤廣令從陳用光本而長者口何教之便中再拜眞翰之既感激不可言口陳本作承明本缺此先施豈口陳本作忘明本缺附報官事擾擾及今始遣辱幸察之非敢笠也來徵詩說甚荷口包所見何棄豈向時聚徒所為講義之類則削棄久矣年來時時諷誦偶有興發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誠有之當於長者有隱耶

又集三十七荅胡季隨書云近得晦菴書索詩說某初無詩說亦告者之過也與此可互證

雅頌之音口勺明本勺上缺一字陳本作消鑠朱子語類載作蕭勺案蕭勺本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語類及明本並不誤陳本作消鑠蓋臆改今不從區區愚見但以羣歷訓故意疑當作章各本並同句付之諸生尊意以爲何如每懷企慕三十年間不在人後會并差池未有瞻侍之幸聞見異同無從口陳本作指語類作就明本缺正間欲以書

抑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口陳本作至語類作又明本缺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學者轉務夸毗浸失本指益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不數月還浙可圖即償此願尺楮匆匆但有悁結此書足攷朱陳論學異同正德本文多刪缺陳本遝亂增改殊不足據朱子語類所載亦非全文今故具錄於此以便攷覈葉氏所述益即指此書至所稱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等語則集中未見或出袁申儒序述止齋語也其言明確自可箴考亭之失而近人嘗遂夏炘讀詩劄記乃深致詆排以爲止齋傲然自大且曰毛公彤管之傳未見成文其所說彤管亦不過御夕進退之法非關大典千七百年不知何所指也又謂朱子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不惟集傳無此四字且淫奔之具果係何具鄙

俚之談實所未解又鄭釋城闕以爲國人廢業但好登高毛公所謂乘城而見闕是也朱傳輕儇放恣亦是往來之皃何嘗以城闕卽爲學校之地乎俞期之所集傳亦無此語以上皆夏氏讀詩剳記語且錄朱子年譜節引止齋書以爲位置之高不可一世之概具見言表今考止齋與朱子原書詞氣和平絕無敖睨之語夏氏未見止齋止據節引之語字句譌奪不一而足不復詳考遽用深譏不亦謬乎至毛傳彤管之說在今雖無可攷然毛公先秦大儒其述古制必非無徵況毛詩西漢之末始行而武帝時董仲舒荅牛亨問已有彤管之說崔豹古今注下引劉向本習魯詩而五經要義說彤管與故訓傳合歐陽詢藝文類聚十五引可證毛詩自有所本且左氏定九年傳亦云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雖未明言彤管爲女史之禮然其非淫褻之物固無可疑也夏氏一意尊朱于毛

氏說一則云未見成文再則曰非關大典夫秦漢遺書百不存一若皆以未見成文遽與疑難則漢晉經說不可信者多矣妃匹者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女史記過尤爲宮閫良法更不得云非關大典也女史之名雖始周官然元公立制因革參半彤管之掌或襲夏商毛傳古后夫人必有女史毛公六國時人已云古有則不自周始可知大戴禮記保傅篇引青史氏說亦有女史之文漢書藝文志青史子五十七篇注古史官掌事也青史亦非周史官皆可爲女史之官起於夏殷之證千七百者三代歷年之數耳夏氏云不知何指毋乃佯爲不解乎至青衿之城闕雖非即學校而闕懸象魏治教攸關亦學校中之字說本陳氏奐毛詩傳疏故小序以爲刺學校也集傳於靜女子衿皆云淫奔之詩彤管則云不知何物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則所謂以彤管爲淫奔之具城闕爲偷期之所者未爲誣矣大抵夏氏之學專以尊崇朱子博正學之名其所著讀朱質疑於

永嘉之學頗致不滿說經亦墨守考亭盡黨同伐異之論不足深辨也

陳氏謙詩解詁經義考一百八

佚經義考一百八

案易庵陳副使謙宋史三百九十六萬厤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武功傳並有傳馮雲濠校刊宋元學案五十三副使陳易庵先生謙傳下附引謝山學案劄記云先生著有續周禮說續毛詩解續春秋後傳續左氏章指易庵集永寧編鴈山詩記詩當作行攷易菴詩解詁周禮說春秋解各目箸錄均不云續止齋書萬厤溫州府志藝文門載易庵著述無春秋解而有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葢係誤文觀樓宣獻敘後傳章指並不云易菴有續編之作足證其非矣全氏劄記沿王志

之誤又因詩詁禮說書名偶同而易庵復爲止齋學侶臆揣其爲廣續而作實無塙證也其後謝山補定學案於易庵小傳止云箸毛詩解詁周禮說皆不著續字其續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則并不列其目是謝山亦自知其不足據矣馮氏所引學案劄記載永嘉諸儒著述外誤至多今不悉辨也謹發其凡於此

林氏拱辰詩傳一經義考一百八

佚經義考一百八

萬厤溫州府志十一林拱辰有詩傳刊於平江

案林安撫拱辰萬厤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宦業傳並有傳宋時平江府屬兩浙西路浙西提刑提舉於此置司見祝穆方輿勝覽二平江府今江蘇蘇州府范成大吳郡志七提舉常平茶鹽事朝奉郎林拱辰嘉定元年閏四月到任二年除直祕閣淮東運判是拱辰嘗

爲浙西提舉（舊府縣志並未載）詩傳之刻當在其時矣

戴氏溪續呂氏家塾讀詩記（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並作岷隱續讀詩記授經圖詩四經義考一百八並作續讀詩記萬曆溫州府志十七作續詩記今從四庫全書總目十五）

三卷（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宋史藝文志一四庫全書總目十五）

闕（經義考一百八注曰未見武英殿聚珍印本張海鵬墨海金壺刊本經苑本）

直齋書錄解題二岷隱續讀詩記三卷戴溪撰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訓章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記爲名其實自述己意亦多不用小序

四庫全書總目十五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卷（永樂大典本）宋戴溪所續呂祖謙之書也溪永嘉人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歷官工部尚書華文閣學士卒贈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閒賜諡文端事蹟具宋史儒林傳傳稱溪字肖望黃震日鈔亦同而沈光作溪春秋講義序稱字少望

震爲溪同時人不應有誤溪子椅刊父遺書乞光作序亦不應有誤或溪有二字歟溪以呂氏家塾讀詩記取毛傳爲宗折衷眾說於名物訓詁最爲詳悉而篇內微旨詞外寄託或有未貫乃作此書以補之故以續記爲名實則自述己意非盡墨守祖謙之說也其中如謂摽梅爲父母擇壻有狐爲國人之憫鰥甘棠非受民訟行露非爲侵陵故書錄解題謂其大旨不甚主小序然皆平心靜氣玩索詩人之旨與預存成見必欲攻毛鄭而去之者固自有殊溫州志稱溪平實簡易求聖賢用心不爲新奇可喜之說而識者服其理到於此書可見一斑矣原本三卷久佚不傳散見於永樂大典中者尚得十之七八謹綴緝成帙仍釐爲三卷永樂大典詩字一韻闕卷獨多其原序總綱無從補錄則亦姑闕焉

黃震慈谿黃氏日鈔四毛詩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

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詩之未及者至孔氏疏義出而二家之說遂明本朝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爲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辨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爲續詩記　螽斯戴岷隱云螽斯喻子孫非喻后妃愚按螽斯羽振振兮是詠子孫宜爾字方是指后妃　芣苢戴氏謂此詩見一時同輩相與之樂此語蓋得其氣象

有齊季女諸家以季女爲指大夫妻蓋已嫁者也古注以爲古者先嫁三月教于公宮教成祭之戴岷隱取其說云與昏義合　甘棠古說謂召伯聽訟不欲勞民而就之也岷隱謂召伯行省風俗偶憩棠下非必受民訟亦非有意於不擾晦庵雪山華谷竝合案雪山王質著詩總聞華谷嚴粲著詩緝行露岷隱謂男有強委聘者女不從而訟引烈女傳爲證則詩序侵陵之說殆非也特不成婚而訟耳　摽有梅諸家皆以爲女子之情岷隱

云求我庶士擇壻之詞父母之心也合從之　不我以其後也悔岷隱云不我以正是置之於無所與事之地非遇勤勞也巳乃寬釋曰久當自悔且有以處我嘯歌以俟時不必過爲戚戚也無所怨尤此爲勝之美愚按此說得之諸家皆泥序文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古說多未明惟岷隱云自憐其誠切而意不得伸也愚按詩云洵美且異則洵爲誠信之意岷隱近之　桑中自詩序至毛鄭至禮記以桑閒濮上爲亡國之音皆以此詩爲淫奔者之詩故近世晦庵詩傳岷隱續詩記華谷詩緝言人人同　永矢弗諼程以爲弗忘君但後章弗過弗告處難通今詩傳詩緝與岷隱皆謂不與世接弗諼者不忘此樂也　有狐綏綏毛以爲匹行貌朱反之以爲獨行求匹貌李迂仲祖毛說云狐尙匹行而女乃無夫家戴岷隱以綏綏爲安閑不迫似皆得詩意諸家祖朱說而反古說者特以狐非美物不欲以綏綏爲安閑言其善狀耳然恐詩人

託物起興不以此拘也心之憂矣之子無裳諸家主古說以爲婦人欲
嫁之辭岷隱謂國人作也云未有妃耦猶之可也衣帶之屬無與治之
此可念爾亦覺優游得詩人之意　獻于公所晦庵以公爲莊公華谷
遂以爲叔段在鄭從莊公出田暴虎以獻氣逡其兄岷隱曰言勇力之
士暴虎以獻于叔也此詩御中節射中度既事而退意甚閒暇知暴虎
者非指叔言也愚按公所之公非公侯之公也段爲京城之主其所寓
即公所也此句恐合依岷隱說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古說皆謂賢妃
欲其夫之早起誤以蠅聲爲雞聲戴氏曰哀公荒淫雞鳴矣乃託辭曰
此蒼蠅之聲爾東方明矣乃託辭曰此月出之光爾一以爲賢妃之言
一以爲哀公之言未知孰是　東方之日諸家皆以日爲喻君然詩中
似無此意惟戴岷隱云男女相奔不夙則莫日出早也月出莫也此爲
近事情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古說謂女嫁三月廟見方執婦功女者

未見廟之稱而使之縫裳是爲儉急晦庵亦從之特好人提提古說亦以爲新昏之婦晦庵則以爲大人云大人之儀容如此若無可刺惟褊心爲可刺耳至雪山岷隱華谷三家則以古說爲未然岷隱云謂葛屨可以履霜不計其厚薄謂女手可以縫裳不擇其能否纖夫細兒矜情衣服顧影自喜時亦有之彼非不楚楚然可愛惟是褊心是以爲刺也

無衣詩中之詞則載岷隱得之曰已不請命於天子其大夫乃爲之請命於天子之使蓋武公自嫌强大不肎少屈使其大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觀其詩詞傲然可憤豈曰無衣自詫强盛也不如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衣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當是時晉猶未强非得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辭也外示强大中實歉然眞情所見不可掩也三味此說則晉不容不假重於周又不肎甘心輸情於周周王之受賂正墮其奸謀無衣之詩尚足爲美也哉　載獻欺驕諸家皆以

爲田犬名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三家以爲田畢而遊園載獫於輶車以歇其驕逸　矜其車甲戴岷隱曰襄公志在復仇婦人閔其君子無怨詞焉　蜉蝣朝生而暮死岷隱謂非朝生暮死乃生於土中朝出而暮死喻微有浮驕鮮不速亡者　一之日二之日岷隱曰一日二日說者以爲周正豳風先公之事周未建正也夫數窮於十自正月至十月數之窮也故詩人以十有一月謂之一日自一而數之避月而言日者懼其與月相亂也愚按晦翁云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二說相參方備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岷隱曰此詩三言公子獨以同歸爲女公子亦恐不然擬女子覩公子之貴庶幾與之同歸亦人情之相念也　改歲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岷隱曰十一月謂之改歲者蓋十二辰至于亥而止復起于子故謂之改歲非三正之謂也　周道倭遲

不遑將父諸家皆以將爲奮戴氏曰將非奮也扶持奉侍之謂　靡盬戴云苦而易敗爲之盬苟成必易敗故出使之不可亟歸者謂王事之不可使易敗也　庭燎夜如何其古說皆爲宣王夜興而問早晚戴岷隱曰夜如何其非宣王之問也詩人見庭燎之光聞鸞和之聲知天子之視朝問夜何時乎夜猶未央也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此二句古無成說東萊以爲責在位之公侯曰賢者去朝時事可知爾公爾侯猶逸豫而不知懼乎其說已爲明白戴岷隱亦云公侯不以賢才爲念逸豫無度賢者不肎留　無將大車戴云詩意未嘗及小人非悔將小人也世既亂矣力微而挽重無益於事與無田甫田之意同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岷隱曰去茨棘而蓺黍稷　陶復陶穴古謂陶爲窯復爲重複之窯穴爲陶其壤而穴之言土室也葢謂古公亶父居其窯竈土室之中如此恐按窯竈者陶瓦之地非人生所居之地也

王雪山曰陶今之土墼也以陶爲蓋於其上謂之復以陶爲基於其下謂之穴此言以土墼爲居也戴岷隱曰先陶于復穴將以營室家此言以未有室家而陶瓦也二者視古說不同而稍近人情覺岷隱之說爲尤近　假樂諸家以六句爲章岷隱華谷以四句爲章文義甚順　無不能止戴曰靡有不能而止者　陟降庭止古以庭訓直晦庵以爲若見其陟降在庭義極明白戴說同　湯孫諸儒皆以湯孫爲指時王之主祭者岷隱始謂詩曰於赫湯孫則湯孫不應自誇遂指爲商世之先三祭下文云湯孫之將則先王豈自奉祭祀耶樂以悅神故曰於赫湯孫穆穆厥聲以侈言其樂之美如飲食云苾苾芬芬以侈言其飲食之美凡以悅神非自誇也武王之祝山川也自稱有道曾孫古人初無後世之嫌直以契合神心而已

經義考一百八戚雄曰戴岷隱謂有狐爲國人憫鰥夫則表國人之仁

心固勝於彰寡婦之淫志其謂摽有梅父母之心也求我庶士乃擇壻之辭至哉言乎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柴氏隱續讀詩記最爲黃東發所推明以來久無傳本乾隆間始從永樂大典輯出國風缺十二篇小雅缺十篇大雅缺五篇三頌缺四篇若摽有梅無衣諸篇說見於黃氏日鈔者大典竝缺重輯本始据日鈔補錄蓋其佚者多矣其書雖云賡續呂記然體例與彼迥異逐篇各自爲說不復臚列舊訓持論醕正於枝言曲說芟除殆盡而反覆闡明多得詩旨其閒如行露旄丘兩篇引列女傳何彼襛矣篇引左傳杜注有女同車篇引長樂劉氏說鼓鐘篇引鄭箋說亦偶有援證然寥寥數條殊不多覯蓋意在綜貫大義不以攷訂見長也

三卷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粲岷隱詩說嘉定初應景獻太子命所作見宋史本傳萬厯溫州府志藝文門 載其卷數與續讀詩記同則疑詩記乃就詩說稾本重爲刊定者惜詩記原序今已不存無可攷覈也經義考不載詩說蓋朱氏意亦以詩記詩說爲一書

錢氏文子白石詩傳

二十卷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授經圖四作十卷經義考一百九引朱志作三十卷並誤

未見經義考一百九注曰存

魏了翁序古之言詩以見志者載於魯論左傳及子思孟子諸書與今之爲詩事實文義音韻章句之不合者蓋十六七而貫融精粗耦合事

變不啻自其口出大抵作者本諸性情之正而說者亦以發其性情之實不拘拘於文辭也自孔孟氏歿遺言僅存乃皆去籍焚書之餘編殘簡脫師異指殊歷漢魏晉隋久而無所統一上之人思所以救之於是尙書存孔三禮存鄭易非王氏不宗春秋惟優左杜詩專取毛鄭士豈無耳目肺腸而不能以自信也則盡倍往聖不刊之經毋違時王所主之傳所謂傳者千百家中一人耳而一時好尙遂定爲學者之正鵠佔畢訓故悉惟其意違之則曰是非經指也以他書且不可況言詩乎詩之專於毛鄭其來已久舍是誠無所宗然其間有淺闇拘迫之說非皆毛鄭之過序文自一言而下皆歷世講師因文起義傅會穿鑿之說乃敢與經文錯行而人不以爲疑毛傳簡要平實無臆說無改字於序文無所與猶足以存舊聞開來哲至鄭氏惟序是信則往往遷就迎合傳以三禮彼其於詩於禮文同而釋異已且不能以自信也而流及後世

則皆推之以爲不可遏之宗迨我國朝之盛然後歐蘇程張諸儒昉以
聖賢之意是正其說人知末師之不可盡信則相與辨序文正古音破
改字之謬闢專門之隘各有以自靖自獻極於近世呂成公集衆善存
異本朱文公復古經主叶韻然後興觀羣怨之旨可以吟詠體習庶幾
其無遺憾矣永嘉錢氏又併去講師增益之說惟存序首一言約文迹
指篇爲一貫凡舊說之涉乎矜己訕上傷俗害倫者皆在所不取題曰
錢氏集傳又別爲詁釋如爾雅類例者使人便於習讀始公奉使成都
嘗出以示予至是門人丁文伯黼起家守廬陵將爲板行而屬予題辭
嗚呼聖人之經猶王室也二牧三監九宗五正相與同心僇力黜其不
衷疆以周索雖匪風下泉之弱也苟有是志猶足以維持人心況鉅人
价藩賓翰王略予懼不得與於執事其何敢辭錢公名文子字文季永
嘉人蚤以明經厲志有聲庠序仕至宗正少卿學術行誼爲士人宗仰

云一百九
經義考

喬行簡序詩者人心之所存有感而後發者也故國風雅頌莫非憂樂怨慕之所形見言詩者必自夫治道之隆替詩人之性情而索之斯足以得其意而達其微泥諸儒襍出之說而無優柔自求之功則其義隱矣小序之於詩其說固未必皆不然也前輩之傳詩乃有削去而不存者今白石先生之詩傳亦獨有取於篇首之一言豈非前後講師各出已見淵不免於自相背戾而適以紊亂詩人之意乎士方入小學時詩之與序混然於句讀誦習之初彼固視之皆經也迨夫稍通大義序之說或主於內且將牽合詩意以就之此其為詩之病痼矣志於傳授解惑者苟不為之拔其本根而去其所先入安能使之以詩求詩而自有所得哉此殆無異尊經之意故雖若失之易而不暇問也至於他所發明如世變之自興而趨廢人情之懷舊而愴新或致愛於君而引咎於

已或委順於天而無惡於人者先生尤致意然亦不過一章之中釋以數語一篇之後贊以數辭而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固已爲之煥然善逆詩人之志者豈必待辭費哉行簡昔嘗從先生游聽言論如引岷江下三峽滔滔乎其無涯也今是書乃謹嚴簡要如此則知先生之學自博而之約歲殊而月異矣同門湯尹程嘗爲余述先生病革時言曰吾於詩傳尚多欲有所更定又以見其用功之不已所詣之益深也先生姓錢氏諱文子字文季永嘉人入太學以兩優解褐仕至宗正少卿乾淳諸老之後巋然後學宗師白石其徒號之也沒今二十餘年司馬文正公之孫述自尚書郎出守永嘉行簡知先生有是書而未廣也又知郡太守之賢可屬以此乃訪求於湯尹之姪時大偉偕詁釋刻諸郡齋云紹定六年六月朔 經義考一百九

直齋書錄解題二白石詩傳二十卷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文季撰所

居白石巖因以爲號

詩訓詁授經圖詩四作詩故訓今從宋史藝文志一經義考一百九三卷宋史藝文志一授經圖詩四經義考一百九

未見經義考一百九注曰存

經義考一百九引徐秉義曰錢氏詩詁三卷曰釋天曰釋地曰釋山曰釋水曰釋人曰釋言曰釋禮曰釋樂曰釋宮曰釋器曰釋車曰釋服曰釋食曰釋禽曰釋獸曰釋蟲曰釋魚曰釋草曰釋木凡一十九門

案白石錢少卿文子沖虛處士朝彥子萬厤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儒林傳並有傳詩傳訓詁宋時有廬陵丞嘉兩刻本其書國初時尙存絳雲樓書目補遺及經義考並列其目乾隆以來儲藏之家於宋元祕籍搜訪不遺餘力而此二書絕無箸錄不知天壤內尙有傳本否鶴山魏文靖公序稱其去講師指

益之說惟存序首一言約文述旨篇爲一贊題曰錢氏集傳又別爲詁釋如爾雅類例者使人便於習讀是白石此書亦檃括閎旨逐篇總釋與戴氏續讀詩記體例相似而訓詁字義別纂專書則較戴記尤爲詳備其云篇爲一贊疑原書卽以篇後總釋目之爲贊鄭康成有易贊書贊孔穎達向書序正義云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注解故也白石蓋亦竊取斯義白石別有論語傳贊以蔡節論語集說所引考之亦係訓釋之語是其塙證非必如史家論贊之體也至魏序云題曰錢氏集傳而書錄解題以下諸家目錄並止偁詩傳今旣未見其書原本標題傳上有集字與否未可肊定也

案陸德明毛詩釋文引鄭康成詩譜謂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至唐成伯璵毛詩指說始云衆篇小序子夏惟裁初句其下皆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詞其說考之於古頗爲符合然

未嘗區分優劣也自北宋邱鑄作周詩集解只取序中弟一句後句則削之（邱書今不傳此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一）厥後說詩諸家如蘇轍集傳李樗詳解並祖其論白石此書亦惟存序首一言蓋與邱蘇李三家說同雖信古未篤然猶瘉於擯棄序傳而以憑虛肊測求風雅之旨者矣

湯氏建詩衍義（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經義考一百八。萬厤溫州府志十七作詩經衍義）

佚（經義考一百八）

戴氏侗詩傳（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一）

佚

王氏與之詩說（袁甫蒙齋集十一）

佚

案東甌王通判與之萬厤溫州府志理學傳咸豐樂淸縣志儒

林傳並有傳所箸詩說宋以來書目並未箸錄舊府縣志亦不載惟蒙齋集十一贈王次點弟二序曰有關睢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先儒之確論乎王君次點作周禮訂義予猶不獲盡覩全書且未見次點所述詩說噫說關睢麟趾之詩易耳關睢麟趾之化惟三代聖王能之後世之漢高皇唐太宗尙不足進此然則周官將何時而可行乎曰聖經與天地並世有否泰道無終極有王者作克己以正本齊家以範物宮府一體朝廷邦國爲一人左右贅御皆良士后妃嬪婦無私謁廢置誅賞盡出于一人而奇衺不正之習無纖介奸乎其閒此關睢麟趾之化而卽周官法度之所由行也余雖未見詩說固可以心會矣葢袁氏亦未見其書也

又案戴文子浣川集五樂淸王次點東巖記王君次點以詩書

周官太史班范書東嚮爲人師者二十年其學長於講說引類貫倫斂博歸約爲文峻潔雄特下筆不自休文子之言如此亦足徵東巖于周官之外又治詩書三史矣

方氏維學詩經本旨閣巷陳氏清穎一源集二

失

項氏喬詩臆說甌東私錄十

佚

案甌東項參政喬萬厤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所箸詩臆說舊府縣志未載惟初刻甌東私錄十載其爲廣東參政時公牘有爲校正詩經通解事云照得詩經雖有朱子集注而近世說詩者爲舉業所累分章析句截前搭後遷就其題目而詩之本旨遠矣已經本道與張

提學希舉會委從化縣教諭傅賜明新興縣教諭林章取少詹
事黃泰泉公佐詩旁通都憲李三洲公義壯詩備忘及本道詩
臆說隨宜損益合成詩經通解以示後之讀詩者云云是甌東
曾著是書今與傅賜明林章所輯詩經通解並未見傳本

夏氏大揮詩經漁樵野說

六冊

存 述學齋藏鈔本

漁樵野說吾鄉逸民夏氏爲毛詩詳說之也漢初言詩者四家申公先
達故魯詩先立學官轅固生韓嬰繼出異流同源並行於世惟毛氏纘
緒西河顯最遲而行益遠三家漸以衰息加以鄭箋孔義辨證精詳毛
詩蓋無遺說矣是以魏晉以還儒者咸尊經學於易書禮傳羣議紛煩
獨於詩未聞歧義宋儒興獨尊德性指心爲師期以理道求一貫遂迅

掃漢唐舊疏詩經始有朱子章句自後取士者奉爲功令而毛詩亦衰矣不知詩序不可廢也禮經典制殊時無與於後世辨者肌說聚訟朱子不無廓清之功惟詩主性情與感無端言多寄託毛詩謹守師承明作詩之毋邪使毋以辭惑此詩之體貞也原情闡義卜子夏之言詩也若韓詩外傳斷章取義藉申已說則詩之用廣也觸類旁通端木子之言詩也朱子削之望文生義多以詞害意者宜乎不厭人心也夏子前朝遺老名附乙科因世難未平隱居不仕自號逸民不欲　以儒自居故仿蘇公託之漁樵其說原本正義閒存朱說　還其是而於詩人志意之幽深情趣之超妙　略跡傳神而於二南國風尤得風人之旨淸言雋辨匡鼎解頤殆如斯乎篇中博採諸家逸說而同時陳卧子獨多殆有同志抑嘗就正者歟先生嘗曰禦寇端難保全鄉里遺德在人　久儀其人今二百餘年矣子姓式微于潛無存此書余子

用槑近偶見於他氏剝蝕幾乎沈沒余幸得而讀之間有煩冗贅說不揣固陋僭為刪節以成完璧俟有力者助之　行俾知永嘉之學後起尙有人焉不惟下邑之光也已同治十年辛未四月旣望鄉後學林鶚太沖父謹序

歲辛未泰順老友林太沖廣文以其邑先輩夏逸民先生所箸詩經瀐樵野說寄示先生為殘明宏光副貢國變後希蹤夷惠隱居箸書而是書郡經籍志不箸錄董霞樵羅陽詩始採先生古今體詩十四首謂箸有問園詩草亦不言有此書蓋皆未之見也所說詩一本溫柔敦厚之義能於詩人言外之旨涵泳尋繹而得之一洗宋以來宗序攻序兩家門戶之見至變雅諸篇尤反覆於小人肆毒賢者蒙禍與夫天變民瘼之故不啻痛哭流涕蓋其身經板蕩蒿目粃政故言之深切詳盡如此此固黍離麥秀之感發於衷之不容已然亦有天下者之殷鑒也惟間

有佻𢘅纖俗之論倘未免鍾譚習氣則明人說經之通病然爾先生風節之高今讀其書猶可想見而斯編迄今已二百年迭更寇亂其子孫猶能保守勿失亦足覘山中風俗之度亟爲寫而存之并書其後以原書還之太沖俾歸其後人倘謀所以刊布之以久其傳哉同治十一年歲在壬申九月二十三日止菴退叟孫 仲父止菴先生跋

林用霖夏逸民先生傳逸民者勝國遺老也姓 名大燁字啟涵國變後 號逸民篤學厲行困於名場宏光中始以副貢入南雍南都陷歸隱不仕籍書以自娛今所存漁樵詩說其一也

國朝

朱氏肇濟 詩經演注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詩經演注永嘉朱肇濟楫如箸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康熙庚午舉人朱鏧濟處州教授振興學校士人
則之籍有詩經講義

葉氏嘉棆詩義解頤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刪定周頌寶香山館集十七

溫州經籍志卷二終

吳興沈維伯校